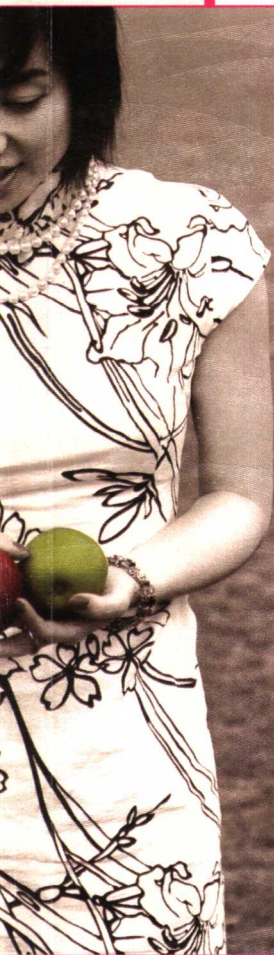


珍珠饭店



- 中国内地首部音画小说
- 一家叫“珍珠饭店”的私人影院
- 一段少女的青春成长秘史

► 塞宁 著

INN

DEAR

珍珠饭店

► 塞宁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珍珠饭店/塞宁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006-6220-3

I. 珍... II. 塞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2611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49423 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 64002011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×1230 1/32 7 印张 16 插页 120 千字
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 册 定价: 25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84047104

- [壹] 咸腥的尼龙笔味道 1
- [贰] 褐色假发人 3
- [叁] 被鱼骨卡到了 9
- [肆] 小亲人 13
- [伍] 游乐场4453 28
- [陆] 谁在旧居烧信? 33
- [柒] 唱歌才是正经事 38
- [捌] 浮云一朵朵 50
- [玖] 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 55
- [拾] 隧道里见 61
- [拾壹] 邻居 66
- [拾贰] 疑 74
- [拾叁] 迷路的人 81
- [拾肆] 黑鞋 84

- [拾伍] 伤心大王 91
- [拾陆] 不费吹灰，面目全非 97
- [拾柒] 双面 102
- [拾捌] 英雄复活 106
- [拾玖] 骗骗骗骗子 115
- [贰拾] 你反剪着手，行远 119
- [贰拾壹] 洞 122
- [贰拾贰] 贝壳，贝壳 128
- [贰拾叁] 片甲不留 132
- [贰拾肆] 拜拜 134
- [贰拾伍] Hunter is going hunting 138
- [贰拾陆] 嘘…… 141
- [贰拾柒] 起了毛球 145
- [贰拾捌] 新欢 150

- [贰拾玖] 私奔女王 154
- [叁拾] 终结者与门德尔松的新恋情 160
- [叁拾壹] 牛肉午餐 166
- [叁拾贰] 掌纹 170
- [叁拾叁] 一瞬 177
- [叁拾肆] 信 181
- [叁拾伍] 交换 183
- [叁拾陆] 如释重负 201
- [叁拾柒] 味苦的药 203
- [叁拾捌] 春 204
- [叁拾玖] 鸟人 205
- 后记 206
- 附录 唱片歌词 212

[壹] 咸腥的尼龙笔味道

外婆骨瘦，不老，戴褐色假发，穿黑乎乎的衣服恰如一滴眼泪。她拿起梳子欠着身子梳头。

镜子里，她的肩一耸一耸。

马格 19 岁，和外婆身型很像，腰细，穿着睡裙，面无表情从里屋走出来，步伐凌乱。她来到房厅的鱼缸前，对着鱼儿龇牙咧嘴开心了一下。

这是个老房子，吊扇的转速很慢。

下午了，阳光稀疏地坠落下来，被扇叶搅拌得明暗参半，映照在马格的丝绸睡裙上，有节奏地晃动。

杨佐罗没多久就跟着从卧室里走出来。衬衫扣子只系了一颗，敞亮着。他长得很好看，头发有自来卷。

他看见马格撅起来的小屁股，以及在阳光明灭笼罩下的精瘦小腿，动心。从后面一把搂住她的腰肢，手在彼人身上扭动摩擦。

她开始挣扎，正在推搡时，外婆拿着钱袋和烟叶打扮整齐地经过客厅，出去打牌。看见两个年轻人的动作，没有反应。

径直朝大门走去。门被伊关得闷声直响。

见状，杨佐罗把马格抱到沙发上。

兴起。

互相脱去最后一件衣服时，外婆突然回来，出现在他们跟前，仍旧面无表情。二人一惊，尴尬停下。

太阳彻底不见了。空旷的房间里，分明可以听见风扇转动时，零件摩擦发出的单调声响。他们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下午，不厌其烦地生活了许久。而尖锐场面，这是第一次出现。

三人对峙。外婆把一本相册丢在她的身上，然后缓缓走

出门去，黑色的旗袍下摆有一点儿土，在空气里被步伐振动得轻轻摇晃。

败兴。

二人对视，不知所措。

她将滑落的睡衣带子一次又一次地拽回原处。有虫叮咬，她边抓痒边用另只手打开相册。封皮的缎面上绣着复古印花，样式古老到让人隔着布料，都仿佛能闻到儿时咸腥的尼龙笔味道。

相册：

扉页上，一名壮年男子在游泳。

第一页，同一男子抱着救生圈游泳。

第二页，男子肤色健康，在一棵桃树下怀抱一婴儿。

第三页，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儿拖着浸满水的旧式泳衣吃力往岸上走。

第四页，女孩儿像一头小鹿，欢愉领奖。男子穿着运动服显得很干练。将金牌戴在女孩儿脖子上，满脸笑容。

第五页，男人的追悼会。灵堂很小，年迈的长者满脸悲苦地看着镜头。白发送黑发。

第六页，女孩儿穿着灰色连衣裙，坐在外婆身边，面无欢颜。

马格的眼泪落到相册封面的复古小印花上。她知道，这就是被她遗忘掉的17年。现在她19岁。

相册里的男人是她的爸爸。爸爸是游泳队教练，一次游泳时突发心脏病，得救。之后就有些惧怕下水，带了一段日子救生圈，才不再畏惧。后来有了她。马格从小游泳就很好，她喜欢游到精疲力竭。她在区里比赛拿了奖，爸爸给她颁奖。一天父女二人去海里游泳，马格被礁石撞破了头，在水里下沉。爸爸救她上岸以后心脏病发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
那一年她 17 岁，醒来后，失忆。
妈妈再婚。外婆带她离开了那座海滨城市。

[貳] 褐色假发人

上面的那些话被马格丽特写在本子上，铅笔的碳色覆盖了发黄的横条格本，被她握在手里。这个本子很薄，除却上面的文字，其他页码一片空白，她看着那些格子之间空荡荡的纸张，心里想着那将是她的未来岁月，那个本子在等待被她填写。想到这里，马格丽特使劲拉了一下线衣的袖口，让它遮住冰凉的手指。

故事里的马格就是她，现在她是一名编剧，笔名叫马格丽特。其实“马格丽特”原本是一条鱼的名字，那是条很普通的鱼，只不过因为它，她才认识了杨佐罗。杨佐罗喜欢这个名字，听起来就高贵得一塌糊涂。

百叶窗的缝隙那么狭窄，遮住了她远眺的视线。于是马格丽特走过去，路过昏黄的壁纸画，她习惯性地看了一眼画里嘴唇紧闭、睡着午觉的女人，然后来到窗前，拉开窗叶，将头探出去。

那是 21 层的高度，那是 21 层的深渊。她不向下看，她向对面的楼宇看去，只看见一扇扇闭合的窗户。已经到了起

风的季节，街上走满穿线衫的人，适合睡午觉，夜晚月亮很皎洁。这个季节美好得让人嫉妒。

她从口袋里翻出一颗薰衣草味道的水晶糖，含在嘴里。味蕾和记忆总是靠得很近很近，就像你夏天赤脚走在晒热的地板上，猫会跑来舔食净你的味道一样，很轻很轻。紫色的椭圆形糖果在口腔里浓烈开来。马格丽特闭上眼，碎发被风挤得到处乱跑，那种气息如此熟悉，就像记忆中的那一年，她的19岁。

19岁的马格穿着白色背心套着黑色开衫和筒裙，站在那个巷子口卖鱼的摊位前。她为了看清楚，将鼻尖抵住鱼缸，眼睛瞪得滚圆。每隔一会儿，就不得不转换一下位置，避开玻璃被自己嘘出的白气。就这样，她看着那些寂寞的鱼游了好久好久。她的小腿被冻得皮肤发紧。

她希望可以得到一条小鱼，只要一条就好，可是她没有钱，她把零用钱都存起来，她准备过春节时，送外婆一条新的旗袍。

她悉心地问：“这样的小鱼要多久喂一次食啊？”卖鱼的男人口气很重，坐在不远处的木屋里，懒得看她，有一搭无一搭地回答她的问题。

她走到老板面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薰衣草糖，想用它作为交换。那个男人仍旧没抬头看她，便做了拒绝。

杨佐罗叼着烟斗一脸懒散，住在巷子里的洋楼上，穿着很旧的靴子，走路时伴随着坚定地顿响，像个英雄。他路过这里，看见身体前倾的小马格，她正在出神地望着那些鱼，一边还在用手心去暖自己的膝盖。她该是冷的。

他将手伸进夹克口袋里，摸索出一个硬币，递给卖鱼人。他给她买下了那条皮肤透明的小鱼。她将薰衣草糖剥好了糖纸放在他手心里，看着他含在嘴里。

那一年，他24岁，会说带有法国南部一种独特口音的法语。最爱吃葡萄。幻想可以爱上一个个子小小的女孩子，让她生下孩子，一起安度晚年。这也是多半欢城人心里所期待的生活吧。

没多久，他们同居了。自从马格和外婆来到欢城之后她们就时常感觉孤单。虽然外婆嘴上没讲，可她知道，她们家里是需要一个男人的。

马格总有一种弱不禁风的气质，虽然她不曾有人娇惯过。

而不管和谁和杨佐罗同居，外婆脸上都有一种闷闷不乐的表情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杨佐罗用烟嗓问马格的第一句话。

“是我外婆带我来的，原来我们住的城市离这里不远，那里很漂亮的……嗯。”

她很冷，肩膀有些发抖，杨佐罗脱掉夹克披在她的身上。她的肩膀相比窄很多，撑不起来的地方，布料尖挺着，被空气填满。

马格空不出手来，因为她胸前抱着一只装满水的塑料袋，在黑色衣服的背景下，那条透明心脏的鱼就好似在她的胸前起飞一样。杨佐罗被这个场景迷住了，静静地看着她的羞涩与美好，然后帮她拿过袋子，以同样的姿势抱在胸前。马格空出手，瑟缩着裹紧了开衫。

“你很冷吧？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外婆和我的力气都不大，我们可以带来的东西特别少，所以我的衣服没带够，没想到一下子天气就变凉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……”马格很喜欢杨佐罗，没见过那么古怪的男人，烟斗不抽了就放进胸前的口袋里，鼓鼓囊囊的像一个售票员，而他的表情还很严肃，酷得一塌糊涂。她在这个完全不认识的城市遇见一个喜欢的人，就变得突然话很多，她很

想让他了解自己，安慰她并且喜欢她。

“只有外婆和你在一起吗？”

“嗯，我们住在前面的旧楼里，21层。我的新房间里有一张地毯，空调机的旁边有一块石英钟，外婆暂时和我挤在一张床上，因为房东只给了我们一床被子，这些东西都还没来得及买。我们刚搬到这里3天，而且外婆哪里都不认识。”

“你缺什么写下来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买。”

“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马格抬起了羞涩的头望着他，女孩子的声音像薄荷糖一样。

“我叫杨佐罗。”

他们二人走在欢城的大街上。这是座富足的城市，没有穷人和富人，不愁温饱的人整天聚会交流，就算没事他们也喜欢几个人扎堆儿睡觉。

他们因为日日欢乐而忘记了忧愁。又因为忘记了忧愁而忧愁。

城市的车站牌上滚动的是城市建设者的照片。百货公司和超市里，观光客模样打扮的人是不受欢迎的。他们喜欢定居者，鼓励观光客留下来变成他们的子民。

外婆带马格来这里就是因为这是世外桃源。传说中的欢城里，没有纷争和不开心。没有娱乐主持人会对着镜头说出“不爽”的话。每个人都是快乐的，外来的人都不想离开。在这里生活久了也会缺乏离开的勇气，你会因为这样的安定而瓦解掉一切外来的习气，你会吃吃喝喝，走走停停。

百货公司永远不会促销打折，几个钱都是一样的。鼠疫时政府统一发放鼠药，直到全城老鼠灭绝的境地。谁家孩子留学归来也必定回到欢城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没有比欢城更优越的地方，只有在欢城才能拥有欢乐。

马格走在杨佐罗的侧面，边走边偷偷观察他的脸。他的头发是染过的，有着不真实的黑，穿一条牛仔裤，驼色立领外套，他高而且瘦，有一米八左右，心情安静平稳，只是今天没有抽烟斗。

他们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。大袋小袋地拎着。

在出租车的狭窄空间里，杨佐罗挪动了两袋针织品，才够到她的面前。他吻了她。她羞赧。杨佐罗又吻了她，连续几次，直到她对接吻表示了微笑。

刚开始杨佐罗只是偶尔留宿。她把他藏在房间里，待外婆早晨出去打牌之后才开始正常活动，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

直到有一天深夜，忽闻外婆大喊“着火”，二人扯上衣服就直冲进外婆卧室，却未见火光的存在。二人转身走向房间，路过客厅时，打开灯，看见一袭黑衣的外婆坐在沙发上。

外婆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回房，摔上了门。马格知道，外婆不想让他们当她是瞎子，警告一记。其他事情也都不爱管，便作默许状。

后来杨佐罗搬了过来。在这间21层的空中楼阁里，奇怪地住着3个人，外婆、孙女以及同居者。他们各做各的：灯泡坏了，杨佐罗修。该吃饭了，马格做。早晨7点，外婆去打牌。

直到有一天，就是马格丽特电影脚本里写的那天，外婆看到快乐的他们，似乎是觉得老天不公，于是丢给马格一本相册，把所有的童年秘密以及不幸都揭露给她看。

马格崩溃了。

20岁那年的一个早晨，阴天闷雨，知了叫个不停，杨佐罗烦躁地咒骂了几句欢城政府，为何不向树上喷洒药水毒死知了，而让它们一整个夏天都那么祸害群众。此时的马格，

旧伤并未痊愈，她的抑郁症时好时坏。可是杨佐罗早已深知：这个女孩儿已经逆时针转动了。

已过8点，都没见外婆出去打牌。马格不知出了什么事。推开外婆房门时，外婆早已断气。她用白酒吞下了很多种药，估计是药箱里所有药的总和，空瓶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床头。外婆身穿那件旧的黑色旗袍，下摆上还挂着土，她光着脚平躺在床上，留了一张字条在枕边，只几句话：

“原本以为带你离家换个地方活就可好转，可到这方知，你才是灾难的源泉，你可毁灭一切，你带来的净是愁苦。只有离开你才会真的好转，一死便可与你永别，不再打扰。”

古怪的死法很符合外婆的性格，一身乌黑的装束，一头褐色的假发，她一生说话声音都不大，每天出去打麻将都在手上戴一枚蓝色宝石戒指，回家之后就脱掉擦干净放好，她是很气派的人，虽然一生苦命。

外婆的话变成了魔咒，她虔诚地相信了她的话，兀自认为是她的错误，让每个人都不幸，先是父母后来是外婆。

马格提出和杨佐罗分手。

杨佐罗妥协了，他知道如果不答应，马格就会歇斯底里。说过了，杨佐罗早就认定马格已经逆时针转动啦。

他们不再是男女朋友，也在那一天，那条叫马格丽特的鱼肚子朝天地死在了鱼缸里。他痛苦地陷进沙发的皮囊里，咒骂着是欢城的脏空气和脏水害死了他们的小鱼。转念抱着马格哭了起来。

他们变成了相互照顾的朋友。

[叁] 被鱼骨卡到了

口里的薰衣草糖化光了。马格丽特的念头回到了眼前，仍旧是那间房和那张床还有让人提不起好感的百叶窗，窗帘缝隙投射进的片段阳光还是温暖的，让一切灰尘无所遁形。

她的眼底干涩，没有一点眼泪。尽管她还是那么美，她的皮肤还很新鲜。她已经继承了那条死去小鱼的名字作为她的笔名。

她说她不再是“马格”，马格就是一张被外婆和世界从掌心里弹出的牌，也许是白板也许是三筒或红中。她现在是马格丽特，她是一条鱼的托生，一条至死游不出鱼缸的透明小鱼的今世。

马格丽特21岁之后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坐在一家私人电影院里看电影。她将脖子擦洗得很干净，戴一条珍珠项链。珍珠还散发着光芒，虽然挂钩的地方已经旧得脱色了。

这家私人电影院的名字叫作“珍珠饭店”。你肯定会奇怪，为什么一家电影院会叫“饭店”？

它是杨佐罗开的。现在的杨佐罗比他24岁时还要瘦，皮肤晒黑，拥有27岁男人的干练和欢城人特有的寂寞眼神。他从很小就一直想开一家饭店，可是他患了胃疾，口腹之欲就变成了贪念。最后他决定开一家电影院，为了纪念他未完的理想，电影院也便称为饭店，又因为马格丽特喜欢珍珠，所以就叫了“珍珠饭店”。

杨佐罗已经不回21楼住了，电影院后面有一间朝阳的房子，大落地玻璃门，房顶上种满了向日葵，那就是他现在的住所。

他总预感自己会遇见一起生活的女子，给他爱情，而不是每天要应对一个因为困苦而奇怪哭泣的女孩儿。他每天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“顺时针”，那人应该能陪他吃着米花，边

看电影边观察马格丽特的行为举止。

他总坐在电影院的第二排观察一点点衰弱的马格丽特。他很少和陌生人说话，也极其讨厌把马格丽特介绍给别人认识。如果有生人问及关于她的事情，他会说：

“她叫马格丽特，俄罗斯人，来这里寻亲，爱上了一个欢城男人，那人和她在珍珠饭店约会过两次，谁知后来竟然屡次爽约，于是她就留在这里等那个男人回来，一等就是好几年……”

听过，众人发出啧啧的声音。

欢城人脸上总是洋溢着快乐。只有来到珍珠饭店，看一场外来的艺术闷片，人才会抖擞起来哭丧一下表情。除此，他们经常一年半载也不会不开心一次。

只有马格丽特，她不开心，她抑郁。她的忧愁被周围的人看在眼里变得如此与众不同。那些男人看见她，都会肃然起敬，再粗鲁也会变得彬彬有礼。

珍珠饭店里面四季温差不大，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。马格丽特一年四季都穿一件灰色连衣裙，搭一条黑色的羊绒披肩，脚踩一双珍珠色的平底皮鞋。她有消瘦的肩胛骨、自来卷的头发、笔直的鼻梁、黑黑的眼睛、粉红的嘴唇，这些让每个人都心动。

她总是坐在第一排，无论什么片子，她都带着手电和纸笔坐在红色的沙发里，片子演到让她心动的时候，她就打开手电，在纸上写下一些想法。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那部半自传的电影上。可剧情始终停留在19岁看到相册的那一年，无法再推进。她很痛苦，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困住了，就如同喉咙里卡住了鱼骨头一样。

她不爱吃饭。

她很消瘦。

她躲在披肩里轻声哭泣。

她得了咽炎，往喉咙上喷一种药，这个小动静就会让一大堆借故来看电影的男人心疼不已。

她的小本子上画满了画，写满了字。那些在黑暗里，被用力镶嵌进纸张上的铅笔字传达着支离破碎的意境，有着那么多被电影情节勾连出来的模糊记忆，亦真亦幻。

她浑身充满一种无能的力量——她想把自己的电影拍出来，在珍珠饭店里播放，让那些整天不知疾苦的欢城子民感受一次痛苦。她有一种要让别人感受她灵魂的渴望，可是内心深处，她又怕真的会打动别人让人伤感。那样的话，外婆的话就再一次应验了。

她蜷在影院座位里，杨佐罗递给她一碗玉米浓汤，她瘦削的手抱着瓷碗，热气扑上来。

杨佐罗：“最近天冷，你多穿件衣服吧。”

马格丽特舀了一勺汤，喂了他一口，然后又喂自己一口。就这样，一勺一勺把一碗汤分干净了。

杨佐罗：“你的剧本有进展吗？”

马格丽特：“没有……”

杨佐罗知道她伤心了，忙岔开话题：“我亲爱的公主，又有人给你送花来了。你不烦吗？你如果烦他们的话，就赶紧振作起来，不要悲伤了，把不开心的都忘掉，省得大家都爱上了你的忧伤。”

马格丽特：“你把碗拿好别摔了。下一场电影就快开始了，我现在要睡一会儿。”她不想和他说下去，搪塞他。

当时影院的灯很明，杨佐罗看着她把嘴唇上残留的汤汁舔干净，明知是搪塞，还是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

“欢城——这是个有趣的城市，你如果是过客，你会为